



近年来，全球各地社会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Middle Class）没落论、社会两极化的趋势观察不断出现在社经分析与媒体论述，例如源自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源自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日本与台湾M型社会的出现」。台湾的主流媒体，如《天下杂志》与《中国时报》，也曾针对台湾中产阶级的现况与变迁趋势，提供了专题报导。此外，中国大陆也有类似论著，全面地分析全球中产阶级的变迁趋势。

从各方分析与数据显示，大部分全球中产阶级（除了中国大陆与印度外）正处于明显往下沦落的趋势里。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阶级来说，全球中产阶级（尤其是过去有坚实社会基础的先进国）的劳动条件、收入、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阶级人数所占的社会比例、阶级再生力（让自己下一代也保有目前阶级地位）等等都越来越恶化。这的确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趋势。

针对这基本事实，我们除了需要厘清相关论点外，还必须追问：我们如何解读这阶级变迁的意义？中产阶级的下降与沦落，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上，反映了什么重要意义？其次，从左翼的政治运动观点来看，我们应如何掌握当前中产阶级沦落的趋势？

本文将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例，简要的讨论这些问题。

一、晚期资本主义成熟运作下的产物

中产阶级，固然是社会学针对社会群众的生活水平、文化方式、收入等级等各社会条件来衡量，但这些社会条件却是更根本地来自于经济领域里的特定社会分工。但这社会分工不是单纯的职业分类，而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运作。

因此，我们应从三方面，即社会生活、社会分工与生产关系的地位，来分析中产阶级的阶级处境。

从资本主义整体生产关系的特定地位来看，中产阶级最简明定义就是：它是处于掌握资本、掌控利润的资产阶级，与提供劳务、赚取工资的劳工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这中间地位，反映了现代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里特定的生产分工角色。换言之，现代中产阶级的命运，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运作的变迁而改变的。

在早期资本主义刚兴起的时代里，先进国社会里还没有当代中产阶级，而是处于资产阶级与劳工之间统称为「中间阶级」群众，他们主要

是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农民等（见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那时，当前大规模的服务产业还未全面兴起，而在生产制造业里的生产过程，相对来说是较为单纯，没有大量的管理阶层、专业技师等等。

我们今日的现代中产阶级，乃是战后晚期资本主义成熟运作下的产物。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分工日趋复杂、精密与弹性化，制造业的生产流程除了简单技术的劳工外，更分割为熟练技术劳工、熟练技术技师、领班与阶层式管理者。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大与复杂化，商品生产与销售必须透过庞大中间环节的精密分工与辅助运作，来加速总资本的循环，以不断提高或保有利润。

这介于生产与销售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产业，就是今日统称为服务业的产业，如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如医疗、法律）、文化传媒产业等等。换言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分工与产业结构的重组，带来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受雇劳动者。

一般说来，中产阶级的分工阶层与职业类别，主要包括了：在制造业的熟练技术劳工、中低层的专业技师与管理阶层（如领班、组长、科长与小部门的处长、经理等）；在服务业的中低层劳动者，如售货员、业务员、秘书、文字编辑、媒体记者、中小学教师、银行中低行员等，即俗称的白领劳动者。此外，这些中产阶级也包括了过去俗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劳动者，即自我雇用或非常小规模雇主（如纽约许多送货、礼车司机都是外包事业的雇主，底下员工是自己的子女、亲戚等）。

这些中低层的劳动者占了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比例。但有少数劳动者虽在分工上属于这类别，不过他们的角色、职位、收入以及与资产阶级、统治菁英有更亲密的权力关系，是中产阶级的上层份子。在实际的社会类别上，更应划归于资产阶级的外围、附庸角色。这些，包括了大企业有紧密合约关系的律师、会计师、高阶或庞大部门的管理阶层，乃至医生、大学教授等等。这些中产阶级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而日趋成熟、巩固，并塑造了几代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表现。这尤其表现在战后美国社会，所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服务业的兴起」，而带来了庞大都市中产阶级的群众队伍的出现与不断再现（见70年代的名著，丹尼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这社会逻辑的论述）。

从战后至60年代末，乃是美国资本主义（也是当时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长达20余年的阶段里，不仅总体平均利润率长期上扬，失业率维持低档，而且社会分配也相对较合理，劳资双方也维系稳定的协商关系。这时期，也正是美国中产阶级占社会比例的高峰。中产阶级的稳定就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随之而来就是他们保守稳健的价值观、与乐观文化渗透于全美国（当时火红的电视节目，都普遍强调中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与家庭和乐，如台湾译为《天才小麻烦》的「Leave it to Beaver」，就是一个例证）。这时的美国社会，号称为中产阶级的天堂。美国中产阶级的巩固，不仅被主流菁英们拿来作为反驳劳资对立的样板，而且反映了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的强悍发展动力——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断细密分工、不断有更多的中产阶级群众加入，

代表了整体资本主义不断欣欣向荣地发展前进。

二、中产阶级自身再生能力逐渐终止

但这一切美好的现实，自70年代开始，随着美金本位的崩溃、美国经济的通膨与停滞发展的并行，以及越战的失败、统治菁英的水门危机等等，而烟消云散了。

从1972年至1990年代初，美国资本主义步入了长期经济停滞发展的危机。为了抵挡利润率不断下降趋势，美国不仅转向于新自由主义社经政策，大幅缩减社会福利、公共支出，而且进行全球化弹性生产、全球分工，将民生消费商品的制造业转移至东亚新兴地区（如过去台湾与今日的中国大陆）。这些社经大环境的改变，不仅严重削弱了美国蓝领工人的力量（失业率的升高与工会组织的瓦解），而且导致了支撑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开始崩溃。

在这近20年间（1973~1990），美国实质工资平均年增幅是0.25%左右，这几乎是毫无成长！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美国政府的公共支出年增幅也维持在历史低档的2%。而此时期的美国通货膨胀却节节升高，年平均为6%。换言之，在现实生活里，美国中产阶级面临了物价飙涨、工资不变，更由于政府支出大幅缩减，子女教育费用、医药保险费用等全面飙高，也就是说自己实际生活水平开始步入日益艰困地步。

更恶劣的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美国税制乃是劫贫济富的制度，以期让企业的资本利得能扩张积累，不受社会财富重分配影响。于是美国一般受薪劳动者，尤其是中产阶级，就承受着最高比例的税赋缴纳。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长此下来，美国阶级社会就再也不是所谓三位一体的和谐社会，而是中产阶级的中下阶层不断往下坠落，而逐渐呈现两头大的M型社会结构。

据近年统计，美国家庭年收入2万5千美元到7万5千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但2万5千美元以下，和7万5千美元以上的两个族群都在增加。事实上，全美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人就集中在0.25%的人口！而从1979年到1997年，1%家庭的税后收入增加了157%。在这1%的家庭中的1%的收入等于社会底层两千万人家的收入总和。

如果说，美国中产阶级处境从30年前就开始节节下降，那90年代信息革命的「新经济」后，美国资本主义开始上扬发展也没有为中产阶级带来任何改善。

从供应面来看，美国失业率虽已长期下降到4.5%左右，但若进一步分析，这多数是以派遣工、临时工、约聘方式的运作。过去传统的工会组织来保护一定程度的劳动条件，如今是荡然无存。大部分的美国中产阶级、劳动大众是以多重工作、身兼数职、弹性劳动（大夜班、派遣工等）、超时工作等恶劣工作条件来打工糊口的。

根据美国最新调查研究，若以收入水平来定义中产阶级家庭，例如4名家庭成员、家庭年收入介于4万至13万美元间，其一家之主的年龄介于25至64岁的工作年龄之间，而且排除了拥有金融资产净值超过50万美元者，则这些中产阶级家庭一旦主要工作者失业了，则他们即使紧缩基本生活支出25%，而能靠其所有资产撑过9个月者也仅有13%而已。也

就是说，绝大部份的美国中产阶级是禁不起任何的失业危机，一旦失业超过9个月，就会沦为房产拍卖、流离失所的惨况。

从消费面来看，这十余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还能维持在景气局面，事实上是建立在这些中产阶级的信用借贷上。根据同一个调查，平均每个中产阶级家庭背负了8千余美元的债务，而若以资产负债表来估算，则扣除了房产净值外（因为需要居住），52%家庭的资产是负值的，即负债大于资产！

这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今日美国中产阶级为了维持其一贯的生活水平与方式，如让小孩接受好的教育、基本医疗保健、一家两车、好学区地段的房产等等，则他们实际收入根本难以支撑，必须借助扩张信用来借贷过日子。一旦工作职位不保，则最好能于9个月内找到至少相当于目前收入的工作，否则就要加入了街头游民了。

另一个更深远的影响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自身再生能力已逐渐终止了。也就是说，过去美国中产阶级即使爬不上去，也能让下一代有好的教育、好的工作机会来重新成为新的中产阶级。但如今，这一代的中产阶级父母即使要保住自身的饭碗都已前途茫茫，对于下一代的培养更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在这意义下，美国中产阶级的长期结束命运，事实上是已经展开了。

美国知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去年就针对美国中产阶级没落的事实，发表了「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而引起广泛的回响与讨论。在此之后，美国主流媒体甚至出现了阶级对立、阶级战争的词汇与论述来呼吁美国政府，必须正视美国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矛盾。

三、中产阶级的转变趋势与归宿

然而，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变固然已是事实，但这转变需要漫长的结构性转变才会成为全面的社经现实。那么，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我们应如何来看待美国中产阶级转变的趋势呢？

首先，以客观的社会阶级结构与数据来分析，美国中产阶级仍是客观存在的阶级。

以前文的社会分工与职业类别来看，美国目前的就业人口中，目前大约62%比例是广义的劳工阶级（包括制造、服务与农矿业）；统治菁英、上层阶级（包括各企业公司的董事、持股大户、高层决策与管理者、政府与社会权力核心者）仅占2%；而介于其间的中产阶级约占有36%。

若进一步扣除中产阶级向上靠拢的上层份子，则至少还有25%至30%左右比例是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换算为实际人口数字，则美国劳工阶级群众约为9千万人，而美国中产阶级约为4千5百万人。

也就是说，我们不应粗糙地认定，美国中产阶级已不存在了、消逝了，而应更精确地了解中产阶级目前与未来的转变趋势与归宿是什么。

这就是第二个论点。

即这些中产阶级目前实际的转变趋势，是除了极少比例的上层中产阶级能挤进上层阶级外，下层中产阶级已开始不断往下坠落，在实际收

入、生活水平与劳动条件上越来越与传统劳工大众一致，中坚的中产阶级社经基础开始动摇，越来越难以维系目前的中产地位了。

针对这新的现实，而且是正在转变中的趋势，美国许多进步左翼份子已呼吁，我们应将社会阶级的分析视野从过去三大阶级结构的划分，转为更为前瞻与动态发展的观点，即区分美国社会为两大阶级。

一端为掌控资本的统治阶级（并非直接掌有生产数据，而是对资本有主要决策权力），另一端则是广泛意义下的劳动群众（包括自我雇用），它不仅包含了传统劳工群众也包含了今日我们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群众。

这些中产阶级正一日又一日的在社会地位与角色上向基层的劳动群众靠拢。换言之，这就是第3个论点（还有待未来更充分的讨论）：在未来社会抗争与政治诉求上，一个广泛的进步力量，必然是包含了基层劳动群众与当前中产阶级群众来共同抗争资本主义的统治权威。但，即使中产阶级的现实已逐渐与劳动大众日趋一致，中产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与劳动大众还是有其差异与隔阂的。

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可以反映这意识落后于存在的问题。这调查是7年多前布什竞选总统时，被对手高尔批判他的税制仅有利于1%的菁英阶级，但调查显示，居然有1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就是那1%的受利者；此外，另有21%的人则认为自己10年内会成为这些菁英份子！

如何将这两个有着明显社会文化差异的群众（虽然他们的社会条件已日趋一致）统合为团结的抗争力量呢？这是当前进步运动的任务之一。我们未来将继续讨论这问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观察网<http://www.lookinto.cn/article.asp?id=3652&Page=1>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请注明：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